



(越 剧)

光緒崇珍妃

金 剛 改 編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不夜

光緒與珍妃

(越劇)

金剛改編

光緒與珍妃
金剛

甘肅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蘭州

內 容 提 要

F 616

这个剧本，反映了清末維新运动的一面，通过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实权派与具有進步思想的光緒与珍妃的矛盾、冲突，尖銳地揭露了清代封建王朝崩潰前夕政治上的昏庸腐敗；反映了資本主义在中國萌芽时期，新兴階級在政治上的要求以及改良主义的脆弱性。

金剛同志根据姚克的“清宮秘史”（电影剧本）、“清宮怨”（話剧本）、楊村彬的“清宮外史”（話剧本）及各种有关資料改編成此剧。唱詞平易通俗，便于演出。

4

光 緒 与 珍 妃

（越 剧）

金 剛 改 編

*

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蘭州市民主西路七號）

甘肅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甘肅日報社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甘肅分店發

開本：787×1092公厘1/32·3印張·58,000字

1957年4月第一版 1957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6,200 定價：(3)0.30元

*

統一書號：T10096.35

人 物

光緒皇帝——禧慈太后的養子

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之母

隆裕皇后——光緒之妻

珍 妃——光緒之妃

瑾 妃——光緒之妃

李 蓮 英——總管太監

王 商——皇上的大太監

孫 德——皇上的小太監

崔 玉 桂——太后的 小太監

小 德 張——皇后親信太監

袁 世 凱——直隸按察使

康 有 為——翁同龢之門生

封面劇照說明：光緒（尹樹春飾）與珍妃（李慧琴飾）
在新婚之夜談心。

第一幕

第一場 大選

時間：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己丑正月二十七日。

地點：北京皇宮体和殿。

人物：孫德、王商、榮壽公主、固倫公主、醇王福晉、崔玉桂、隆裕皇后、德馨長女、德馨次女、李姐兒、瑾妃、珍妃、李蓮英、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宮女甲乙、小太監甲乙丙丁。

佈景：殿內金碧輝煌，莊嚴而精巧地擺設着一色大理石心紫檀鑲蚌殼的寶座、圍屏、條案。當中高懸一方雕花描金的大匾，上寫“体和寶殿”四個大字，兩旁列着朱紅色的柱子，各盤着凌空飛舞的翔龍，紫紅的絨幔高高掛起，瓷花盆里吐着怒放的牡丹，古色古香的寶爐之中飄起一股香煙，左右台階之雕龍燭台，燃燒兩支龍鳳花燭。

〔兩個值殿太監，已將寶殿布置得非常舒適，大選即將開始。〕

〔殿內鴉雀無聲，殿外一片管弦鐘磬之聲，正奏着莊嚴的廟堂樂曲。〕

〔侍候光緒皇帝的太監王商匆匆自外入，情緒很緊張，二太監向他請了一個單腿安，他善意吩咐二人，再仔細的檢查檢查，二人點頭會意，他又匆匆地出外去了。

〔二太監重復地檢查了一遍，整理了一番。

〔總管太監李蓮英亦匆匆自外入，他看見他們二人還在整理這個、整理那個，即刻擺出了大總管的身份。

〔他們二人也向他請了一個單腿安，他非常傲慢地指責了一頓，他是那樣的老氣橫秋，頭頸向前伸得長長地，氣勢凌人的出外去了。

〔殿外樂聲大作，他們二人遙見眾人入殿，即靜候一旁。

〔眾人依秩入殿如儀。

〔最後，李蓮英上，與眾跪接如儀，慈禧太后由宮女護上。

〔慈禧回首，光緒皇帝上，攙扶慈禧，同上台階讓她坐于寶座，自己侍立在旁。

〔李蓮英站在右側，醇王福晉站左側，宮女太監等站立台里兩旁——兩側的後方。

〔殿外樂聲繼續大作。

〔榮壽公主、固倫公主各捧一盤上，榮壽公主之盤內放玉如意一柄，固倫公主之盤內放紅繡花荷包兩對，很莊嚴地、步伐一致地從外面緩步登殿，到正中台階

前，一起蹲身向太后行了大禮，然後恭敬地分站兩旁，李蓮英搶步上前，分向二公主請過單腿安，接過盤子，轉身向太后獻盤，然後走上台階，將盤放在龍案，退於原位。

〔慈禧用她威嚴的目光向殿內巡視了一周，微微含笑點頭面向光緒。樂聲驟停。用手指着盤內的如意與荷包。〕

慈：皇帝！等一會兒候選的姑娘們上殿，你要仔細的挑選，選中誰做皇后，就把這玉如意交給她，選中誰做妃嬪，就把這兩對荷包交給她們，知道嗎？

光：是，皇阿嗎。（“阿”字須重讀，“嗎”字輕讀）

慈：不過，你要牢牢地記住，我曾經對你說過的話。

〔光緒顯然有些不快。〕

光：是，皇阿嗎！

〔慈禧看透了他的心理，雖然不便當眾發作，但是，面部的表現多少有一點。〕

慈：哼！

（唱）今天是舉國上下都歡暢，
為皇帝大婚喜氣揚；
既選皇后又選妃，叮囑之言放心上；
皇后乃是一國之母，
必須要挑選一個孝順賢慧好姑娘。

光：（唱）兒臣年輕不懂事，
皇阿嗎替我作主張。

慈：（唱）这乃是祖宗規矩傳下來，
选后选妃自己承当。

（夾白）好吧！

皇后还須你自己选，
妃嬪由我作主張。

光：是，皇阿嗎！（万分委曲）

慈：（向李蓮英）小李子。

李：喳！

慈：宣候选的姑娘們上殿吧。

李：喳！（向殿外）老佛爺口諭：候选的姑娘們上殿。

〔殿外樂声鏗鏘。〕

〔六名秀女上殿，步伐一致整齐，她們一字兒排开，面向御座行清朝大禮，然后分立兩旁。〕

〔慈禱向光緒微笑示意。〕

慈：这是桂家的姑娘，你从小就認識的，說起來还是我的姪女兒。

〔光緒对她并不欣賞。〕

慈：这是德馨家的姊妹倆，这是長敘家的兩個姑娘，也是姊妹倆。

〔光緒注視着珍妃，有好感。〕

慈：这是李大姑娘，她是小李子的妹妹，兄妹二人，竟然相差天地，一个生得那幺丑，一个長得那幺俊，你不会相信吧！

〔李蓮英与李姐兒都在自得其樂。〕

〔光緒却一直注視着珍妃。〕

〔慈禧向李蓮英使了一个眼色。

〔李會意，至御座前請双腿安，自桌上拿了盛着如意之盤，退下台階，斜向光緒跪着。

〔慈禧以目示光緒，光緒無奈，步下台階，拿起如意，向隆裕看了一眼，隆裕無限希望，光緒皺眉，不願，向珍妃走了去，珍妃無限嬌羞，與光緒脉脉相視。

〔李蓮英着急了，机警地把眼角轉向慈禧，輕輕咳嗽一声。

〔光緒正想把如意交給珍妃，珍妃正想跪接，慈禧忽然厉声呼喚。

慈：皇帝！

〔光緒吃了一驚，忙將如意縮回，與珍妃四目相對。

慈：皇帝！（这一声比剛才緩和些，但語气更可畏。）

慈：（唱）剛才的言語不可忘，

选一个孝順賢慧的好姑娘，

〔慈禧的眼光向隆裕瞟去。

〔李蓮英向隆裕嚅嘴。

〔光緒無奈，走至隆裕前，隆裕不等授玉，即跪下預備接取；光緒回頭看無限幽怨失望的珍妃，又看怒睜双目、面色凜然的慈禧；沒奈何只得將玉如意擲給他的姑表姊，隆裕趕緊雙手捧住。光緒無限痛苦，掉首不顧地回至御座旁。

〔慈禧臉上浮着得勝的微笑，向李蓮英使了个眼色，然后向榮、壽。

慈：大公主！

〔榮壽公主疾趨至御座前請安。〕

慈：你替皇帝把這兩對荷包，給了長敘家的兩個姑娘吧。

榮：是。

〔李蓮英換過盛着荷包之盤，跟在榮、壽背後。〕

〔榮、壽至瑾、珍二妃前，拿起第一對荷包給瑾妃，瑾妃接謝如儀，榮將第二對給珍妃，珍妃想不接，瑾妃急以手掣珍妃之袖，珍妃乃勉強忍氣接謝如儀，望着光緒，但見光緒也有无可奈何之意。〕

〔慈禱她們，當然又得勝地笑了。〕

慈：（輕微的笑）嘿嘿嘿！小李子！

李：喳！

慈：大選既成，待等良辰，即刻舉行大婚典禮。

李：喳！

慈：（又笑）嘿嘿嘿！皇帝！“皇后是你親自挑選的，”想必一定滿意！

〔光緒有苦難言。〕

慈：（逼着問，臉罩重霜）啊？

光：滿意，滿意！

慈：（又笑了）嘿嘿嘿！

（唱）今日大選已完成，省去我心事千萬層；
選了皇后又選妃，結婚大典等良辰。

〔看到了李姐兒及德馨姊妹。〕

慈：哎呀！還有你們三個姑娘，來！

〔李姐兒滿臉不樂意，與德馨姊妹至御座前，請安，同聲“老佛爺”。〕

慈：你們心里不要难过，留在宮里，決不會虧待你們。

〔同聲答謝：“謝老佛爺”。〕

慈：好了，站在一邊。

〔三女站到一邊。〕

〔慈禧向李蓮英又使了一個眼色。〕

李：當選后妃，叩禮謝恩！

〔隆裕疾步至御座前請安。〕

隆：謝老佛爺隆恩！

慈：（滿臉堆笑）好，好，以後要好好伺候皇上。

隆：是！

〔退至珍妃一排。〕

〔瑾與珍至御座前請安。〕

瑾
珍：謝老佛爺隆恩！

慈：（沒有剛才和善了）好了！不用謝了，可是要記牢，作子女最要緊的是“孝順”。（眼睛轉向光緒）

瑾
珍：是！

慈：對皇后也要一樣！

瑾
珍：是！（走到隆裕前）謝皇后恩典！

隆：（驕傲之態，但不必做作）嗯！

〔瑾、珍依隆裕而站。〕

慈：好了，大選已成，再等行过大婚典禮，我的心事已了，
从明天起，我可要退休养老了。（并非出于内心）走
吧！外面歇憩去吧。

李：老佛爺起駕啦！

〔慈禧站起，除了光緒与李蓮英外，都跪送。

〔光緒扶慈禧下了台階。

慈：起來！起來！今天乃大喜之日，这些礼節都免了，起來！
起來！

〔这才都又站了起來。

〔慈禧笑向隆裕，隆裕急上前扶着慈禧向外走去。

〔光緒則向珍妃走去，兩人都憤憤地對面相覷。

〔慈禧突然回身，嚴厉地向光緒。

慈：皇帝！

光：是！皇阿嗎！

〔垂头丧气地，一步一步地跟着太后走去。

〔珍妃忍不住以手掩面而泣。

〔灯渐暗。

——幕徐落——

第二場 互 訴

時間：当天晚上，亥末时分。

地点：景仁宮。

人物：珍妃、宮女甲、宮女乙、喜婆、光緒、王商。

佈景：宮內比較冷清，正中設宝案，上置册封珍妃的金册及

冊文，吊着兩盞宮燈，一旁紗幕高垂，再里就是她的寢室，案上搖曳着一對花燭。

〔珍妃背門而坐，宮女甲、乙在收拾一切。珍妃拿起紅荷包出神，宮女甲、乙自內上，請安。

甲乙：珍貴妃，夜已深了，請安憩吧！

〔珍妃用手輕輕地向她們一擺，宮女等站起。

〔喜婆上前請安。

喜：珍貴妃，子夜已過，該安憩了！我來替珍貴妃卸裝。

珍：不！再等他一等。

喜：珍貴妃！你等誰？

珍：等皇上。（說得很輕微）

喜：等皇上？嗨！珍貴妃，你听我說：

（數板）今日萬歲大婚期，選皇后，選嬪妃；

自古宮庭家法嚴，貴妃也許不詳細；

皇后乃是一國之母，與萬歲鸞鳳和鳴杖在先；

歷代以來，六宮粉黛千千萬，

幸蒙寵臨寥無几！寥無几！

珍：（不勝怨郁，輕微的吐露）

（唱）六宮粉黛千千萬，

幸蒙寵臨寥無几。

〔將荷包擲于案。

甲乙喜：珍貴妃！安憩了吧。

珍：唉！

〔这才由三人伴着嫋嫋入里。

〔宮女等重上，預備將花燭捧入。

〔光緒突然自外入，后跟王商。

〔宮女等急放下燭台，跪下請安。

甲乙：恭賀皇上大喜！

光：珍貴妃現在何處？

甲乙：剛才去到內室。

光：快去請她出來。

甲乙：是！（同下）

〔王商突然跪下。

商：皇上，你还是回到皇后那边去吧，否則，回头老佛爺——

光：（不是訓斥，是牢騷）老佛爺怎麼樣？今天是我的大婚之期，從今以後，萬事由我作主，我要東就東，我要西就西，誰也管不着我！

商：不過——皇上，老佛爺她會請出家法來的。

光：唉！你難道也跟他們一樣，逼得我這樣痛苦不堪嗎？

商：皇上，奴才都是為了皇上，這個苦，已經眼看着皇上受了十五年了！

光：不要說了！下去吧！

〔王商無奈，起立，退下。

〔光緒回首，珍妃穿着便裝便鞋已經出現在紗幕前。

〔珍妃意想不到，喜出望外，急上前見禮。

珍：皇上！

光：（急扶起）快起來！

〔携手至花燭之前，端詳細看。

（唱）自從那天見了你，朝朝暮暮想念你；
誰想今天大選期，体和殿上又見到你；
今天選后又選妃，我選皇后要選你；
可恨太后硬逼我，玉如意不准我交給你；
她逼我，不選你皇后選貴妃，
心中慚愧委曲你！

珍：（脉脉含情）

（唱）皇上休說這種話，奴婢實在担不起；
我自從廣東來到北京城，御書房翁師傅將我引見
你；
我對皇上鍾了情，皇上對我也有意；
只要我時常陪伴你，分什麼皇后與貴妃？

（白）不過——

光：不過什麼？

珍：（唱）剛才听得喜婆講，宮庭家法很嚴厲；
新婚之夜皇后必須權在先，
為什麼你違背家法到此地？

光：（唱）皇后是我的姑表姊，
自以為渾身上下富貴氣；

从小將我來欺侮，
所以我和她意志不投机；
皇阿嗎，非要將她嫁給我，
我要反对又受冤气；
冤气受了十五年，（伤心）

珍：（唱）奉勸皇上莫悲凄；

良宵花燭夜漫漫，何妨談心展愁眉。

光：呀！象这样既親切，又溫柔的話，我自从進宮以來，从未听到过一言半語呀！

（唱）人以为，身为帝皇多欢欣，

誰知道，我做皇帝好伤情！

太后把我抱進宮，四歲离开父母親；

慈母的爱永难忘，想見親娘万不能；

太后为了掌大权，五歲叫我坐龍廷；

十数年受尽虐待受尽苦，

終日里，孤孤單單受凄零！

珍：（唱）想不到皇上这样苦，不由教我也酸辛；

总以为身为皇帝多尊貴，誰知道你做皇帝太不幸。

光：（唱）不幸之事象今天，

婚姻大事她还不讓我称心。

珍：（唱）莫悲憤，莫伤心！今日皇上已成婚；

听說是太后从此不登殿，讓你親自掌朝政。

光：（唱）她曾經这样布告普天下，

珍：（唱）恭喜皇上，从此不必添煩悶。

光：（唱）今日不知明日事，以后之事以后論。

珍：不！

（唱）皇上應該有决断，因为你是一國尊。

光：好！好！今日新婚，我們暫且不談此事，啊！珍妃！

珍：皇上！

光：你的家鄉是在广东？

珍：正是广东。

光：那边的天气听说温暖极了！

珍：要比此地温暖得多呢。

光：風景呢？

珍：風景之美，出于自然。

光：喔！風景之美，出于自然！唉！我是自幼生長皇宮，就好象籠中之鳥，那宮牆外面的景致，我是一概不知。珍妃！你可否將那边的風俗人情，說些給我听听，或者，把你剛才所講的風景之美呀，出于自然呀！我也要听听！

珍：这样豈不放肆嗎？

光：哎！什么放肆不放肆，你尽管講吧！

珍：我就說一些我小的时候，在家鄉的一些事情好嗎？

光：好！那太好了！

珍：皇上！（她向皇上請了一个安，光緒則不要她如此拘禮，上前攙扶）

（唱）自幼生長南海濱，香風和暖四季春；

山上樹木草青青，碧海青波綠澄澄；

我手拉姊姊郊外奔，采花摘菓上山嶺；